# 凤君的回忆录

一个未到发育成熟的人，竟会有性的冲动，不但有性的冲动，而且有性行为的事实，说起来你不会

相信吧？但等到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後，那就不由得你不信了。

性的畸形，是不按正常时期，有性的冲动，而其对象，都出於意料之外，其发展的奇奇怪怪，差强

人意的使我们无以证其因，更无以测其果，奇突莫测，使人瞠目咋舌。

疑信参半，但这是事实，是一个人的性史呀！人生一世，为欢几何！

每当你无事可做的日子里，坐在家中，直瞪着两只眼睛望着天花板的时候，爱人呢？不是地处南北，

或上班，或出差，或经商未回，或跟人跑了，在这四顾茫茫，身世冷寞，气慧岑寂的白天或黑夜，不妨

展开本文可也……。

它将会领导你进入无我境地，与文中情境融合一体，飘飘然进入欲仙欲死之境界，亦可聊胜於无，

略事刺激，对心身脾益良多，此身虽在人间，而灵魂儿早就升天啦！

男女之间，微妙关系颇多，如果一一亲身尝试，则浮生几何？恐怕一生也难历其半，有的结婚多年

还不知道两性交媾之真正乐趣，直至儿女成群，也不见得会知其所以然，岂不可惜。

这个故事是将作者的一生经历赤裸裸的描述，虽然怪难为情的，但亦可以揭发世道人心之不古。衣

冠禽兽，处处皆是，淫荡娇娃，俯拾可得，实在不由你不信呀！

我说了半天，读者诸君想必还不知道我是男人呢？还是女人呀！

不慌！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具有两瓣阴唇，一个阴核，外白内红，分则如蜂，合则如沟，上面

小草萋萋，下面溪水汨汨，能使一般男人疯狂的道地女性。」

得啦！读者诸君不要笑我，天底下那有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如此罗罗嗦嗦的自我介绍，像这种介绍

词，虽不能空前，到真可绝後。

真的，这可见笑了，但我自认生来淫荡不羁面皮奇厚，你想一个厚脸皮的女人，还会羞人答答吗？

可是在道德、法律，种种约束下，我虽不怕羞，但也得装羞，否则的话，我不脱了裤子露出那玩意

儿往外乱跑才怪，而且我又是个天生淫种，这里我可坦白告诉各位，写这故事，我每天终要换叁、五条

裤子，你想为什麽？哈哈！这只好请各位看倌慢慢体会吧！

凤君的回忆（一）

我在叁十年前的一个早上，就是我一生中由处女而变成为小妇人的时候，那时娇嫩滴滴吹弹即破的

穴眼里，塞进一个大如电筒的鸡巴，那一份痛楚，正是够受的了，发生至今想起来心中不免陡然一惊，

馀悸犹存。

在有生俱来淫种的我，夫复何言？但转忖女人终究要给男人戮，谁叫你生了这样一个穴眼，如不给

男人们玩，这不是有违天意吗？

当我在十一、二岁时，下面的小穴眼老是发痒，因为我年纪小，也不知道什麽是羞，什麽是耻，我

总是分开了大腿，在那眼缝的上端，那个小穴眼里，用我的小手指头扣，痒痒地煞是好玩，所以这也变

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课，磨痒工作哩！

我记得那时对门住着一个何伯伯，他一生好像是没有结婚，但那时我委实太小了，也没有去问他为

何不结婚，但在我小心灵中，终觉得他一个人冷清清地太没意思了。

但是奇怪地何伯伯老是告诉我说，他很年青。在一个十二岁的我，根本不懂得什麽叫年青，年青有

何用，到底值多少钱，想来真有点伤脑筋，唉！不想也罢。

甜蜜的糖果，新鲜的水果，这是何伯伯每天招待我的东西，有时也给我一点钱。所以我每天必到，

否则就没得用了。

春暖花开的日子已经过去，接着是夏日炎炎了，我看到大人们指女人都露出两条雪白的大腿，在那

旗袍角里，一幌一幌地煞是好看，胸前的两个大包子，翘得高高的，真像骆驼峰一般地上下左右摇摆不

停，我那时常常在想，这两个好东西我怎麽没有呢？我也曾经问过我妈妈。

「妈妈：我怎麽没有像你们胸前的馒头呢？」

「小鬼！别乱讲，打死你！」

有那次以後，我什麽也不敢再问了。

啊！何伯伯才是好人，当时我想只有他才能搔到我的痒处，他老是摸我那个小穴缝，嗯！痒痒地，

好痛快！比自己摸还舒服得多呢！

「哟！好痒啊！嗯！有点麻，啊！痛！不，不痛，光痒……」

「别讲话，给别人听到，那还像什麽。」

何伯伯老是这样对我说，我反正小穴里又痒又麻，闷声不向，任其大摸特摸。

嘿！奇怪，何伯伯的裤裆里，怎麽还藏了一只香蕉？他为什麽不拿出来给我吃呢？

不对！怎麽会一跳一跳地摇动，这不是香蕉了，那会是萝卜吧？不，萝卜也不像；那麽是什麽呢？

我光想是没有用的，必须豉起勇气来，用手一探究竟，才能真正解决疑问，但何伯伯还睡在床上，

床又那麽高，我年小又很矮，要是没有大人拉我一下的话，我是爬不上去的。当时我小心灵一动，想出

主意来了。

我叫何伯伯抱我到他床上去，等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摸一摸这不就知道了吗？

「何伯伯，你抱我上你的床好不好？」

「好！你把门先关起来。」

呵！这倒奇怪了，怎麽还耍关门，难道开了门不成吗？心里这样想，嘴里可没有出声，就叁脚两步

的走到门边，好在何伯伯的克难门，什麽叁合板四合板的同纸一般的轻轻一推就关上了。

门是关上了，当我正要移步回走的时候，何伯伯又说了：「你把那支竹子撑住。」

奇怪不用锁，用竹子撑，这倒是有点古怪，但我当时急於要明了何伯伯裤裆里的那个会跳舞的东西，

也没心思来思索了。

「来吧！我抱你上床吧！」

得啦！我心想这下我的志愿达到了。

哈哈！摸到了，奇怪何伯伯怎麽不骂我，也不讲话，两只眼睛细得像一条缝，好像很舒服的样子，

面上又挂着一丝笑容，真有点莫明其妙。

我在他的裤子外面，一摸一捏眼珠儿一转，小心灵一想便脱口说：「啊！香肠！香肠！」

「何伯伯怎麽啦！把香肠放进裤裆里面，为什麽不拿出来下饭吃呢？」

「小鬼！这不是香肠！」

「嗯！你骗我，我不管，嗯！你若不拿出来给我吃，我不来啦！当心我会把它捏碎，你自己也吃不

成了。」

「你看！」

何伯伯拗不过我，何况我定要吃他的香肠，不得以就这样的拉下了裤子，但见墨黑一，在毛森森的

里面，真有点骇人，这下确实证明不是香肠了。

嘿！那麽是什麽呢？我虽然知道我家里小弟弟的鸡巴，但也是我姊姊告诉我的，而且她还花了半天

的时间，比了又比，又说什麽他们是男生，我们是女生，男生好比一根儿，我们女生是一个洞，那时我

姊姊也不过大我二、叁岁，她只知道男人叫男生，而还不会叫男人。

她这样的老师，来教我男女两性的问题，现在想起来，真会笑破肚皮。

但那时我总觉得姊姊所讲的，一定不会错，我的小心灵，也就深深的印下了一个深刻印象，所谓男

生者就有这麽根小棍儿，因为我以小弟弟的那根东西为准则。

啊！所谓男生者，也不过如此而已。

但是，现在我们就事论事，假定说我小弟弟的那个，像小姆指尖头的东西应称为鸡巴的话，那麽，

这位何伯伯的又长又粗又会跳舞的东西叫什麽呢？

当时我就来个推理，以物比物！那小弟弟的白嫩可掬，头尖柄粗，而何伯伯的截然不同，其头大如

菌，柄粗如杵，其黑如墨，真像我爸爸上夜班时手上所拿的，叫电筒。

我一方面在想，一方面在玩着，其滑如鳗，其热如火，里面好像无骨无梗，煞是好看。

啊！硬啦！怎麽又会大起来，那如菌的头，一昂一昂地好像在蠢动，有如蛇吃蛤蟆地只少了两根红

舌头没吐出来啊！我不但不怕，我简直是爱不释手了：「何伯伯，你愿不愿意送给我玩？」

「唉！小鬼！这是命根，若是拿下来，马上要翘辫子，现在你既然喜欢，给你玩玩倒也没有关系啊！」

我把玩着这个硬绷绷的棍儿，真是爱煞！我想我爸爸同这位何伯伯差不多大年纪，他老人家一定也

有这麽长大的一根东西吧！

但是，他老人家恐怕不愿给我玩吧！

嗯！我有办法，我可以同妈妈讲，叫妈妈同爸爸讲，爸爸很疼我，何况这个现成的肉棍儿，又不要

花钱买，想必一定给我玩吧！

记得那天晚上，不是脱光了衣服同妈妈打架吗？妈妈是女流之辈，一点劲儿都没有，我看到妈妈无

声无息地仰卧在爸爸的肚子下面，光喘气，虽然，两只脚竖得高高的，好像在挣扎，有时也钩到爸爸的

屁股上。

久了，妈妈也只有摇晃屁股的份了。

他们以为睡着了的我，细蒙了眼睛，在偷观战局，我口里光口水，似乎呼吸也有点急促了。

很久，很久，似乎战局在激烈进展，床「吱格」的响得很利害，摇摆的更惊心，好像地震般的左右

乱摆，这时妈妈也叫开了，其声如泣如诉：

「好啦！凤凤的爸爸，我受不了啦！啊！痒死啦！啊！顶到了！啊！酸麻死了！嗯嗯！今天你怎麽

啦？你好狠心！我今天可要给你戮死了……」

旁观者清，我似乎见到了本场战争的重点所在，而两人的重点好像都在肚脐的下方，在聚精会神的

观察下，已见端倪。

原来爸爸以我最喜欢玩的那根肉棍儿当武器，继续不断地戮妈妈下面的肉洞，这又不是刀子，为何

要怕得这个样，未免太不中用了！

看着爸爸这样蠢野不堪的动作，令人真也有点恶心，想妈妈待爸爸多好，为何他对妈妈如此残忍呢？

唉！看这场战争妈妈是输定了。

後来怎样，不知道了，因为当时的我已经睡着了；我想到这里忽觉手上滑润润的，水，不，好像是

稀薄的面糊，有点沾手，这是怎麽回事呢？

我想了半天心事，可是手上还捏着何伯伯的鸡巴没放，啊！奇怪，弄得我一手的浆糊，这何伯伯的

鸡巴头上不是喷出东西来吗？

我看了看何伯伯的那股气喘儿，我想一根肉棍儿，怎麽会喷水？那天妈妈可不是怕死了吗？可是我

可没像妈妈那麽怕；转想这根鸡巴拿在手上，湿淋淋的倒有点踌躇放开呢？还是再把玩呢？

「拍」的一声，原来何伯伯在拍脑袋，他把双手一伸，就把我抱起，放在他的肚子上，抱的那麽紧

紧的，我觉得有点痛！

他那血盆似的大口，也合在我的小口上，用劲的吮，连他的舌头也放在我小口里乱舐，真叫我透不

过气来。

他的一只右手好像在脱我的裤子，我觉得小屁股一凉，啊！下面的裤子已没有了。

何伯伯把我的身体往下移动，我觉得下面小穴眼里已顶住了他那根肉棍儿，我不免觉得全身一震，

但我想：我不是妈妈，我才不怕呢！想打架，你这种豆腐架势，我怕什麽？！

啊！他那根肉棍儿，怎麽好像又硬了起来，他的手老在我的小穴眼口乱扣，那个菌头好像对到了我

的小穴眼了。

这时我看何伯伯已满身大汗了，对了半天，好久，好久，好像总是对不上。

我想看样子我这一仗已把握了胜利的局面，不觉发出了胜利的微笑！

嘿！何伯伯好像在思考，也可以说是布局，我看他大约想改变作战姿态而重新下令攻击吧！

但看他一个反身，坐了起来，又下了床，把我从床心移到床边，手中捏了我两只脚，自己光了屁股

站在床边，这时先放下我的一条腿，改捏他自己的鸡巴，对准了我的小穴眼，用劲的一戮，啊！这可痛

死我了，真好像一把尖刀戮进了肉缝里，但听到「嗤」

的一声，好像我的小穴眼已经撕开了，痛澈心肺，我想不到这一仗会有如此的凶险，这下完了！

「何伯伯！你做做好事，停一下吧！我受不住了……痛死啦！啊哟！不要再放进去了……」

「凤凤，我知道，我现在只有放进去一个鸡巴头而已，不过我相信也只有这点可以放了，否则，不

但你受不了，恐怕连小命也玩完了。」

我想，真奇怪，一个鸡巴头弄得我好此狼狈，假如要全部插入，那不要我的命才怪，转想妈妈到底

比我强上百倍，因为我亲眼看到爸爸的那根肉棍儿，不是全部插入吗？

七想八想，倒使我忘了痛，但何伯伯的鸡巴头，还是那样的塞在我已经破裂的小穴眼里。

好在他没有动，否则我又要痛死了啦！啊！我的小便撒出来了，不！好像不是我在撒，啊！是何伯

伯在撒，怎麽这样热？小穴眼里好像装的满满的、胀胀的、热辣辣的，难受死了，太多了，啊！满出来

了。

「何伯伯，你怎麽把小便撒在我的穴眼里，你怎麽不到厕所里去呢？嗯！我不来了，热辣辣的，快

不要撒了！」

「啊！别动、别动，这是好东西，你可别乱动，我可不依你了。」

「嗤」的一声，我觉得穴眼里一空，又觉得创口一痛，的答的答的水，不！

或许是血，也可能是血水的混合物，光往外面流，从床沿流落到地板上。

蓦然！小穴眼一热，我睁目一看，啊！何伯伯到那儿去了？我把上身一抬，双手一撑，坐了起来。

啊！何伯伯的头已埋进了我腿缝里了，原来他在舐我的小穴眼儿，这一下倒有点又痛又痒，不像刚

刚的光痛不痒。

「伊！啊痛！不！痒！重一点！舐重一点！嗯，这样差不多了，啊！好痒啊！

痒死了！」啧答！啧答！好像小猫在吃稀饭，原先小穴眼里的水份，竟完全给他舐吮一光，现在已

不痛了，光痒！嘻！嘻！

这时何伯伯把我抱直了身子，我站站在床沿边，那个小穴眼正好对到何伯伯的嘴边，嗤的一声，何

伯伯又来了个亲吻。

西线无战事，大战已告一段落，我俯视战後我的方寸小穴，面目全非，四周红肿，小穴口亦糜烂，

唉！可怕极了。

我，光身站在床沿上，玲珑肉体，真好像一个小巧的自由女神，虽然小穴眼里，还在隐隐作痛，但

我今後可骄视人群，因为我连印度小妹早婚年岁的纪录，也给我打破了，何况如此的小穴眼里，竟能接

受这般硕大无比的肉棍子，要是给新闻记者知道了，不又要轰动古今中外了，但这种入穴的事，我羞人

答答的怎麽好对新闻界发布呢？

这份荣誉恐怕万难接受，不过我由痛苦中得到从小姑娘一变成为小妇人的事迹一旦烟没，实在太可

惜了。

何伯伯倒是我一生中唯一为我这样的铁骑勇士，他对我这种无法报答的恩惠，往後在我的心目中已

深刻地印下了一份至高无上的功迹，万难抹杀啊！我穿上了衣裤，留恋地一瞥，拖着沉重的步伐，忍受

小穴眼创伤的痛苦，离开忠诚为我服务大力成全我可敬而可爱的何伯伯。

妇人！妇人！哈哈！我现在是个妇人了，嘻！

凤君的回忆（二）

万百事情终究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这含苞的花蕊已被硬生生戮开，而戮开我这小花蕾的，竟

是一个老头子，所以我对老头子也有了相当的好感，今後一生，唯老头莫属，也就是说，我这个小穴眼，

老头是戮定了，而我追求的对象也针对老头，百事竟成。

流光荏苒，瞬间叁度寒暑，我叁年级升而至六年级了，人也长高了，十叁岁的我，那个小穴眼虽然

有何伯伯的一再敲戮多方磨练，痛苦顿消，每次都能得到满足的快感，已与大人们一样的畅通无阻，所

惜者，发育未全，阴道尚浅，不能容纳整个鸡巴，是为遗憾。

因为何伯伯的离家谋职，青黄不接的我，小穴眼又每天作怪，若以手指扣弄吧！真如竹通城门，大

小悬殊，万难解痒。

山穷水尽忽觉柳暗花明，眼前的王伯伯是爸爸的什麽同学同乡，但可惜他很少来我家，大概公务私

务缠身没空吧！

看他五十开外六十不足，一脸倒翘胡子，肩宽腰粗，外型看来富有男性美，十叁岁的我似乎对男性

的欣赏力比任何女性来的老练，但我的缺点，只能对老年人发生兴趣。

而对一般年青的小伙子，则视如粪土，不屑一顾，青年人你真可一哭，像我这样的苗条少女，是不

想受用了。

所以呢！王伯伯的身容音貌，似乎已深刻地印入我的心灵之中，好像宇宙之中只有王伯伯同我两人

了。

「凤凤！要不要看电影？」

「好。」

我当然无可疑问的满口答应了。

电影院中，伸手不见五指，由对号女童手执电筒，导之入座。

嘿！奇怪！怎麽只买一张电影票呢？啊！想必王伯伯对经济方面比较紧手吧！

不！

这种观念可能有错，因为他不是买了许多水果和糖果吗？这五倍大票价的东西，不会为省一张电影

票而能够弥补的，所以这种推测简直不合逻辑了。

那麽为什麽呢！我正要寻求答案。

对号领座至楼上最後一排中间，四面冷冷清清，观众很少，空位很多。

啊！原来如此，王伯伯的安排，真聪明，因为最後一排距离银幕较远，根本没人要看，王伯伯的眼

睛，一不老花二不近视，远点於事无妨，当然买一张票就好啦！何必多花冤枉钱呢！

「来这里坐。」王伯伯招呼我坐到他旁边。

银幕上好像已放完了预告片，正片已再陆续映出中。

那天晚上很热，我上身仅穿了件半开襟短得快没有袖子的洋装，下身套上芭蕾舞装的短裙，里面只

穿了一条小叁角裤，电影院里有放冷气，倒也凉爽。

片名是热情如火的西洋片，女主角是什麽肉弹，现在正在演出女主角一个出浴镜头，上身没有穿衣

服，两只大奶奶，可看的令人有点恶心，比妈妈的还要大上两倍，我是又羡又妒，我胸口只凸起一点，

难看死了，上帝啊！我诚恳的对你祷告，请赐给我两个像这位肉弹妈妈的大东西，使得男人们可以痛快

地疯狂地摸、搓、捏、揉；使他们会死心蹋地的爱我，玩我……

咿！我下面怎麽有东西在动，老鼠吧！不！好像没有毛，蛇吧！不会这麽短，人家不说我胆小鬼才

怪呢！

那麽，这样痒痒地，我是委实无法忍受了，啊！我知道了，手！这是手，这是一只手在动，在摸，

在扣，好像在我叁角裤的边缘，左右上下，但是还未曾突破防线。

嗳哟！正是怪事常常有，我小穴眼碰到的特别多，这只手怎会到我的裤裆里来呢？

啊！不要是小偷吧？那时我记得爸爸时常讲，什麽汽车站火车站戏院等大众场所，常有小偷出现活

动呢。

那麽，定是小偷了！不对！小偷不会想偷我的小穴，偷这个有什麽用场，难道有人会买这东西，况

且生在我身上，说什麽也偷不走呀！

咦！怎麽我的下身有点凉快呢？难道冷气装在椅子下面不成，不会吧！当初为什麽不凉，而现在却

凉了，这个判断又要错误了。

啊！我的妈呀！小偷在偷我的叁角裤了，真讨厌，一条叁角裤能值几个钱，也换不了两个馒头，何

况又是旧的，唉！由他去吧！反正我外面穿了裙子，不见得会光着屁股回家。

「你看的到吗？」

王伯伯一声轻叫，把我从思海中拉回现实！

「哦！我的坐位太低，不大看得到。」

我想今天坐在硬椅子上，坐久了屁股会痛，所以我继续说：「王伯伯，在你的膝盖上坐好不好？」

「好！好！我来抱你过来好了。」

王伯伯将我双手一抱，放在他的膝盖上，又把我後面的裙子往上一撩。

嘿！我光了屁股坐在他的腿上了。

王伯伯穿的是西装裤，大概忘了把钮扣扣上，那根肉棍儿顶住我的屁股板上，又痒又热，怪难受的。

我想，这又不是铁棍，我才不怕呢！何况我的小屁眼很紧，你若想戮进，那是徒劳无功呀！

但是，我觉得王伯伯的肉棍儿在变，好像慢慢地由软转硬了，加上一股热辣辣要命的温度，不断地

在上升，倒使我有点怕了起来。

「你坐的吃力吗？你可以往前仰一点，搭到前面的椅背上，大概可以舒服一点。」

王伯伯在我耳边轻轻的说着。

我把两只小手，往前一撑，一搭，腰肢儿一欠，小穴眼往後一掏……

哟！王伯伯那根肉棍儿顺势往前一滑，得啦！竟顶入我的小穴眼里了。

王伯伯两手往我小腰边一抱，我的整个身体往上一提，再往下慢慢一压，「噗滋」

一声，又进去了一半，我觉得小穴眼一热，又麻又痒，胀得紧紧的，好过极了。

看样子，王伯伯进展的很缓慢，大概他怕我会痛，其实我这个小穴眼早经何伯伯经年累月的敲戮，

已畅通无阻了，这份情由，王伯伯那能够想到呢？

「啊！痛！不！好像还有点痒……」

「别讲话！别人听了难听死啦！」

啊！对！在这大庭广众的确不能大声呼喊，给别人听到还成话吗？我想。

但是这样痒痒的，真有点忍不住了！

哎哟！这个热辣辣的肉棍儿饱满的塞在我的小穴眼里，假如不给它活动一下，恐怕到了电影散场也

不见得会软瘫吧。

假如此种入穴工作，要王伯伯来进行从下戮上的话，不但用不上劲，恐怕会要他的老命了，看样子

只有我来完成这工作吧。

我把两腿一夹，小屁股往上一提，「噗滋」一声，嘿！抽出来了一半，再往下一送，「滋噗」一声，

嘿！又滑进去了。

连续不断，上下抽送，又痒又麻又酸，又痛，嗯！快乐煞人！

王伯伯把我一抱，用劲往下一插；哎哟！好痛！顶到了，插没了，穴眼里一胀；痛快的好像要升天

了。

「啊！痛快！红红！舒服吗？王伯伯快要射了，你不要再动，随它插没，嗯！

插的紧紧的，啊！红红！你的穴眼真小，四面挤的好紧，啊！好极了，你痛快吗？

啊！我支撑不住了，射！射！啊……」

我觉得小穴眼里一股热滋滋的向我穴心乱射：「啊！王伯伯，凤凤好过极了，啊！

痒死了，啊！哎哟！痛！不！不！光痒……」

淫声亵语，声调低沉，除了我和王伯伯之外，恐怕谁也听不到，因为实在是太轻声了。

蓦然，眼前灯光一亮，电影散场了，我们这一玩，把一场电影误了，我瞬刻跳下王伯伯的大腿，站

了起来又把身子往前一站，正好使王伯伯有时间扣裤子，我用心良苦，只因这时人们已离座，若少有蹉

跎，还了得吗？

连挤带推，出了电影院，清风微拂，裙角飘扬，但觉下身一凉，措手一按，才不致裸露下身，已使

我心惊肉跳！因我里面已无设防呀！在大街上，行人如织，若一不小心，来个全部亮相，真是羞死人。

我即低声向王伯伯说：「王伯伯，我的叁角裤呢？」

「啊！该死！我在电灯亮了之後，心中一惊，木然良久，不要算了，我马上给你到百货店买一条好

吗？」

「算啦！我家里反正很多，况且我是和阿姨睡，阿姨也不管我的屁事，我看可以不必了。」

「嗯！好！那麽现在我们到哪里去玩呢？」

我想大街上人声吵杂，灯光刺眼，浊气太重，加之炎夏迫人，还是往公园一游，不但空气新鲜，且

闹中取静，才可一解暑热，凉爽心身，所以我说：「王伯伯，我们到公园休息一下好不？」

「好是好，不过时间太久了，你妈妈会骂你吗？」

「不啦！爸妈他们早已睡了，我是和阿姨睡在後门边的厢房里，我只要轻轻敲後门，那不就行了？」

「好！那麽我们有很多的时间玩乐了。」

「嗯！」

月影蒙胧，树影婆娑，一条长长的冬青树林，被人工修剪的倒很整齐，中间月门一扇，红柱绿瓦，

古色古香。

上面写着中央公园四字，入门行不数步，小溪横隔，拱形小桥，跨溪而，此时已晚上十点左右，游

人如织，往来於溪草花丛间，或立或卧，偶有叁两情侣，偎坐於绿荫深处，若隐若现，偶偶私语，但闻

其声，不辨其语。

我与王伯伯携手渡去，不知不觉，已进入树林的深处，月色虽好，但被树叶所障，渗透困难，所以

树下一片漆黑，我紧依王伯伯，藉以保护。

少顷，行至一盘根大树的下面，树根围绕如碟，凸出地面，真像小小舞台，此处已临公园边缘，且

光线暗淡，视物模糊，游人绝迹。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好吗？」

王伯伯弯腰低头对我说：「好！这里倒很清静，真可好好休息。」

「嗯！」

王伯伯答应一声，可没回答什麽，看样子大概没意见吧！

我摸索着爬上那个树根子上，王伯伯也在我对面坐定。

我说：「坐在树根上好痛！」

「嗯！那麽你坐在我腿上好啦！」

我可没回答什麽，下面跟着有什麽动作，我想不要我说，连读者你也猜到了。

不过推测不免意见分歧，所以还是由我来说吧！

王伯伯好像是个入定的老和尚，闭上了眼睛，但有所不同的是，一只手在摸我的脸蛋，一只手在解

自己的裤带子。

真要命，看他那副猴急相，真连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现在虽然是夏天，难道想得连裤子都不穿了。

脱下了裤子，拉住了我的小手，往他那热辣辣硬梆梆的鸡巴上按，我觉得小手上油滑滑的，忽觉一

惊，全身毛发为耸，心神恍惚，小穴眼一热，淫水渗然外流，沿腿缝而流落树根上，浸湿一堆，荡漾春

心，无以复加。

王伯伯双手在我腋下一叉，往上往前一提，我也自动将双脚往左右一分一翘，嘿！

又坐上了王伯伯的腿上了，但这次是面对面坐着，所以更加的增添了不少的情趣呢！

「啐」的一声，王伯伯低下头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喔！看样子是一种先遣的动作吧！

你瞧！王伯伯好像要把我吃掉似的，他那生满胡子的嘴在我的腮边，发根眉角，唇边，颈项，肩头

……等来回漫游，怪痒痒地，难过死啦！

哼！他的两只手可也没闲着，左手由肩上落在我的腰旁，右手解开我前襟钮扣；但觉心口一凉，前

胸毕露。

王伯伯真缺德，我这个平坦的胸部有什麽好看的呢？又没奶子，两粒小的像绿豆的奶头，贴肉凸起，

既不能摸，又不能搓，更不能吃，何苦来哉呢？

转眼上望，王伯伯好像偷食的饿猫，口水吊在嘴角上，眼珠儿四处乱转，得啦！今天我真的会给他

吃掉。

哟！怎麽胸口热辣辣的，什麽啧啧在响，啊！原来王伯伯饥不择食，我这粒小绿豆竟吮得津津有味。

但我可在活受罪了，胸口奇痒难忍、混身燥热，小穴眼里水如泉涌，敢情是受不住了。

王伯伯看到我面泛桃红，全身颤抖，想来大约春情已被撩发，右手顺势而下，把我短裙一撩，熟练

的将其中指插入穴中，我忽觉一股酸麻煞人：「啊！扣重一点，嗯！深一点，用劲再插进去一点，啊！

差不多！往上扣！啊！痒啊！我的妈呀！痒煞啦！」

我这淫声秽语，再加上「噗滋噗滋」的手指扣弄的淫水声，以及王伯伯的口水外溢声……四野的虫

声等等，形成了贝多芬的交响乐，如同天籁。

少顷略停，「咻」的一声手指已出，接着「叭滋」一声，王伯伯的那根又大又硬又滑、炙手可热的

肉棍儿竟乘虚而入，但觉小穴眼内满满的又痛又胀，又痒又麻。

我！啊！真想升天了。

我把小手往王伯伯的肩头一搭，脚尖微点，臀部往上一抬，「咕」的一声，又把他抽出，再往下一

坐，「滋」的一声又齐根而入。

「咕滋！噗滋！噗滋！咕滋！」

「啊！好过极了，啊！痒死了，嗯！顶到了，啊！麻，痒，啊！酸痛！不！

光痒不痛！啊！痒！噗滋！咕滋！……」

淫水顺着肉棍儿四周，涔涔而流，这种露天牌九，到也别具风味。

「啊！……凤凤！你，不要动！我忍不住了，啊！我要射了……啊……射了！

痛快死了！」

小穴眼一阵滚烫，其热如火，酸麻的难以言喻，全身一颤，小穴心阵阵收缩，我倒在王伯伯的怀抱

里，很久，很久，睡着了。後来怎样呢？我可全不知道了。

凤凤的回忆（叁）

「红红！怎麽还不起床呢？光着屁股睡觉，也不怕羞！」

我在蒙胧中睁眼一看，窗外的太阳已晒进屋里，看壁上挂钟长短相交於一线，啊！

十二点钟了，想想今天反正是礼拜天，不上学，多睡一会儿，有什麽关系，小手往下一摸，裤子呢。

啊！昨晚忘在电影院中。

阿姨并没有追究，房里也没人，我就一骨碌起来，在箱内一翻，拿了一条叁角裤往下身一套，穿好

上衣，蹑足往厨房里走，胡乱吃了点剩饭残菜，塞饱了小肚子；正欲往外走，忽闻细碎人声，急速驻足

静听：「啊！不要这样，凤凤起来了，给她看到不好的，你再这样下次就不来了……」

奇怪，这是阿姨的声音，怎麽她跟谁在讲话呢？

我蹑手蹑脚至外室门缝一看，啊！王伯伯，他怎麽将阿姨抱住啦！我看阿姨好像在挣扎，但我看是

毫无办法，王伯伯不是仍抱的紧紧的，啊！他在舐阿姨的口红，口红怎麽好吃呢？

哟！王伯伯的那只手，已经插进阿姨的旗袍叉里了，啊！阿姨好像混身在抖，不！

在抽搐，那是怎麽一回事，唉！爸妈姊弟他们都到那儿去了呢？

「凤凤的阿姨！」王伯伯在说：「他们都去看戏，差不多两个钟头才会回来，有什麽关系，来吧！

沙发上来一下好了。」

「死鬼！大白天的，给别人看到，羞死人啦！何况凤凤已经起来了，给小鬼看到，叫我这个阿姨还

好做人吗？」

「哈！没关系，凤凤不会讲的，她很聪明，等会儿我给她几块钱买糖吃，不就好了吗？」

「嗯！我想终究不妥当吧！」

「来，别再拖延啦！昨天晚上我们来了这麽两下子，我实在还不大痛快，你自己动手吧！」

「唉！真是前世的冤家，好！但是要快一点，我只要将旗袍一撩，脱下叁角裤，你只要解开西装裤

钮扣，这样印证印证算啦！」

「好！」王伯伯倒是满口答应了。

哼！我想，看你们在大白天还要来一个印证印证，昨天晚上我睡着了，想不到你们两个狗男女，竟

在我旁边搞鬼，我都不知道，今天可要你们出丑现眼了。

我小眼珠一转，机灵一忖，啊！有了……

我蹑足往里横跨两步，双足微点，拿下了挂在墙上的玩具水枪，慢步至水边，朝里补滋补滋灌满了

一筒水，往右边侧门一转，轻步来至厢房门边，正好门是开的，门外对着他们印证的地方，我露出半面

脸一瞧！嘿！

这时王伯伯的头已埋入了阿姨的颈项之中，面部被阿姨披散的头发遮掩着，看不到他的表情，阿姨

呢？

她下半身紧靠着沙发椅的扶手边，半个白嫩屁股显露於上，一劲的摆着，或上或下，煞是好看，旗

袍已齐腰卷起。

嘿！怎麽连裤子也脱去了？在侧面观察王伯伯，上身西装领结依旧，但下身西裤已脱到脚背上叠成

一堆，腿上动作，难以看清，经过一番观察所得，其印证方式不过尔尔呀！

在此良机转眼即逝之际，我左手拿起竹筒右手将副一送，「吱」的一声，一缕清水快速地喷射在我

阿姨的屁股上，但闻「哎哟！」一声尖叫，阿姨身子往前一俯，屁股往後一翘，「噗滋」一声抽出了王

伯伯湿淋淋的大鸡巴，两手捂住屁股，叁脚两步往厢房里跑，瞬刻无踪。

事起仓促，王伯伯初时留在当地，手捏湿淋淋的鸡巴，无所适从继想祸事临头，一时也想不出为何

事，反正事态严重，只好脚底抹油，提步就跑，竟忘了拉上西裤，一起步就踉跄跌倒，四肢着地，臀部

高耸，来了个狗吃屎，可跌的不轻，看他好久才爬起来，拉上西裤，呆立当地，看他还是丈二金刚摸不

着脑袋，如堕入五里迷雾之中。

蓦然！一拍脑袋脱口叫道：「啊！一定是小鬼凤凤搞鬼。」

说罢即往後厢房走去；我蹑足跟随在他的後面，静观其变。

他一进门，就见阿姨伏床痛哭，光露着白嫩屁股，哭的异常伤心，王伯伯慢步移前，内心好像在想

如何是好。

安慰吧！但不知从何开口，看他痴立床沿，手足无措，对着阿姨湿淋淋的屁股独自出神，看他弯腰

用手一摸，仰头想了半天，自言自语道：「不粘不腻，原来是水。」

转身正好看到了我。

「凤凤！你怎麽这样捣蛋。」

我即回身就跑躲在前厢房，委实有点不敢出头，但我内心不是怕，而是羞也是歉，心想人家在印证

你也偷看，不但偷看，还要捣蛋，也点过意不去。

各位！你们想必也为凤凤担忧吧？

不！事态发展并没有你们想像中的严重，而在嘻笑声中一团和气了。

我看王伯伯手提叁角裤，代阿姨穿上，阿姨呢？

竟抱了我亲嘴，嘴里虽然在骂：「刁丫头！死丫头！假意吓唬人」，下面却补充了一句：「以後可

不能对人乱讲哟！」

「嗯！我说什麽也不会对人家讲的。」

「对！凤凤很听话，阿姨买糖给你吃。」

我想阿姨还当我是小孩子，我早已是小妇人啦！不过有糖吃倒也欢喜，光想可没说出口。

王伯伯站在床边，一只手还在摸阿姨的屁股，阿姨把臀部一扭，说道：「得啦！对着小辈面前，摸

手摸脚，你还要脸吗？」

王伯伯的忍耐功夫相当到家，老脸皮厚的挨骂，竟连哼都没有哼一声，看样子敢情甘愿称臣了。

我想他昨夜与我印证两次（不妨也称之为印证）回来偷偷摸摸又和阿姨弄了两次；今天呢！大白天

又和阿姨印证一次，像他如此老苍头，竟有这般雄劲，实可傲视天地之间了。

「物之为欲，虽圣贤亦不得免。」

王伯伯一生唯戮穴是问，日常为穴事而奔波，如一旦脱离了女人，恐怕马上就会完蛋。

这样在我脑子里研究了半天，定神一看；咦！他和阿姨什麽时候离开房间的，我却茫然不知……

我连想带走的也离开了後厢房，来到了厨房门口，嘿！一眼便瞧见王伯伯在咬阿姨的耳朵！

我想王伯伯的馋嘴相，连阿姨的耳朵都要啃，有什麽好啃？冷冰冰的……

咦！阿姨的手怎麽在摸他裤裆里面的东西？王伯伯眯样的眼睛，嘴角还流着口水呢……

阿姨抬头见到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地把伸入王伯伯裤裆里面的手缩回，故意在他的裤上打灰，嘴里

还在说：「你看！谁让你到厨房里来裤子都弄脏了。」

这种骗人的做作，我差不多要笑出来了！

我却也装作不知道的问阿姨说：「阿姨！我们下午吃什麽点心。」

阿姨只点头不吭气，嘴朝王伯伯一嘟，大概示意叫我向他说。

我就不领情，把小嘴一嘟，表示反对，然後开口对阿姨说：「不！我要阿姨请我吃，刚才不是说请

我吃糖的吗？」

「刁钻鬼，好！阿姨请你吃糖。」

边说边一只手在旗袍里面乱摸半天才摸出来一块钱，顺手交给我：「喂！精灵鬼拿去，阿姨今天正

好没有钱，本来嘛！也得给你个十块八块的，将来姨父寄钱回来再多给你好啦！」

我想可怜的姨父，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老婆给人家横戮竖戮的，假如阿姨的穴眼用旧用破了，

那姨父戮起来还有味道吗？

可怜的姨父，自己没福受用，想他一年之中，只能享受叁、五天，虽说为了生活，但也得想想，像

阿姨才二十出头，夜夜空宵，穴眼在痒，心里在想，加上王伯伯的挑逗，乾柴烈火，孤男寡女，一拍即

合，王八乎！不！姨父乎！

你虽不杀伯仁，伯仁实为你而死呀！

忽然我手被人一拉，思潮顿消，原来王伯伯在拉我的小手：「凤凤，吃汤圆去！」

反正不要我花钱，谁请我都领情。

吃完汤圆，他提议坐小包车兜风，我想在白天坐车兜风似乎不合情调，但我不愿拂他的诚意，算是

答应了。

开车的是个叁十来岁的女人，一身牛仔劲装，叁围玲珑，到也入眼，嘴唇口红如火，搔首弄姿，荡

人心肺，像这种女人做司机，煞是危险，何况色狼在侧，我必须妥为注意了。

正寻思间，王伯伯已拉我进入车厢，同坐後座沙发上，到也舒适，车子在颠簸的马路上驰骋着，我

被他抱得紧紧的倒也无所畏惧。

王伯伯侧面揽抱，似乎甚感吃力，所以我就坐上了他的腿上，好像在电影院里的方式，背朝着他。

这种自动送春的便宜货，他是怪受用的，他可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左手将我揽胸围抱，右手

一撩我身後短裙，往上一反一摺，再往里面从後面拉下我的叁角裤，从大腿直往下拉。

我此时被他挑逗的春心荡漾，早把前面的女司机忘的一乾二净，小脚两下一颠一勾甩出了叁角裤，

同时他也好像在解裤扣、拉短裤，那根棍儿大约已经在握，我小屁股往上一抬，穴眼儿向下一迎一送；

忽然在「噗滋！古轧！斯！」的声中，两人同时往前一倾，我睁眼一瞧，原来车子停下来啦！

但是，这麽多的声音从何而来呢？

原来「噗滋」之声是他的肉棍儿放入我的小穴眼里所发出来的声音，那麽「古轧」

之声呢？乃是汽车刹车的声音，而最後那声「斯……」是汽车停住後放气的声音，反正前後各声，

皆在一刹那同时进行，使我觉得糊里糊涂搞傻了。

一瞥车外，已红日西沈，暮色苍茫，车子停留在一颗浓荫大树之下，显得阴沉沉地，四野景色已在

局部模糊中，想必是夜之将临了。

司机小姐，闷声不响，手按方向盘，好像在沉思中。

王伯伯一整衣领，开口说道：「喂！现在到哪里了？」

女司机欠身答道：「已离市区一百五十里地了。」

王伯伯听後微觉一惊，心想，一百五十里地，最少车子已开了个把钟头，但我们竟毫无所觉，但事

实如此也就算了。

「在此暂时休息，再定行址。」

「好！」

女司机很轻松的答着说，上身半倚坐在椅背上，双手往上一伸，一欠，似乎在伸懒腰，我从反光镜

中看的清楚，这种姿态，能使乳房高耸，以其引诱男性，无上妙策。

王伯伯直瞪两眼，好像也在欣赏一幅杰作。此时天色愈来愈暗，对面看人，亦觉模糊不清。

他好像觉得机会来临，伸手将我一抱，一撩後面短裙尽速将那根湿答答的肉棍儿，往我小穴眼里一

顶。

「噗滋」一声，业已全根没入，我看女司机全身一震，想必她已闻声会意，因而撩起春情，而有此

一震，而她的右手也慢慢的向後抓住我搭在椅背上的小手，低声问道：「你今年几岁？」

言下好像不胜惊奇般地。是妒？是怜？是惊？

在我的判断，是惊奇的成份居多，因视我外表来推测，小穴眼里经不可能容纳大人们的鸡巴，而她

却看到我悠然无惧，面带春潮，使她匪解，而想如此小洞，怎容下大鸡巴？岂非奇闻，故她的问题我正

考虑回答。

忽见王伯伯一只大手正顺我小手滑上女司机之右手上，紧紧抓住不放，身体也向前边顶边移，左手

围抱我腰，蹲身前进一步，此时我已紧贴前座椅背，夹在其中，下面又硬绷绷的塞着一根鸡巴，连呼吸

也感困难，心烦意乱。

此时女司机想必欲火焚身，得手不放，顺势转身，跨越椅背，瞬间已在王伯伯身侧，并顺手往我下

身一撩。

嘿！撩个正着，她的左手大姆指和中指，往鸡巴上一夹，硬生生抽出往外一甩，并用右手将不一推，

可怜的我，人小力微，已被挤落於地，唉！如此猴急相，若令金赛博士见之，亦将瞠目作舌，而一般仕

女则万难预料了。

这时车内灯光已亮，谅为女司机於离座时所扭亮。

车内光线充足再看女司机，连叁角裤也来不及脱下，只顺手一抓，「斯」的一声，应手撕开，速将

王伯伯的又大、又硬、又湿、又滑的鸡巴往其穴眼里一塞，「噗滋」之声大作，令人闻之心痒难熬。

唉！小穴啊，今天你可吃瘪了，我倦曲在椅边，又烦又燥，小穴眼一抽一缩的淫水淋漓满车底。

此时王伯伯已坐在车底背靠椅边，双脚并直，而她则骑坐其上，两手抱住他，臀部上下摇晃，且急

又速，我想王伯伯竟被强奸，猖狂如此，不胜浩叹！

咦！下面不对劲，啊！原来王伯伯知道我心中不乐，才腾出一手，将中指插入我的小穴眼里，上下

扣按，聊胜於无。

但远水救不得近火，望梅岂能止渴，何况我人小穴大，区区手指，岂能杀痒，反而越扣越痒，越按

越酸，真叫我春心如焚。

蓦地！瞧见她向上一抖、向下一压，继而由慢转快，由快转速，两手抱着王伯伯的光头，向前拉拢，

口口相印，「啧啧」出声，加之下面，「噗滋、噗滋」

之声，缠夹其中，不绝於耳。

这面王伯伯中指扣我小穴，「咕滋、咕滋」之声外加汽车摇晃，轧轧之声，四音同弦，声如裂帛，

震耳欲聋。

「啊！达令……我的心肝……啊！……痒死了！啊！顶到了！啊……好酸……要了！啊……了！」

眼看她已瘫痪在王伯伯的大腿上，不多时，欠身而起，懒洋洋的靠在椅脚边，看她只有出气的份了。

我像一头凶猛的饿虎，反身扑上，骑在王伯伯的身上，小手一撩一捏，拿准了他湿的像落汤鸡的肉

棍儿，瞬即往小穴眼里一插，小屁股往下一坐。

「噗滋」一声，所剩无几，继而用劲抽送起来。

「啊！我的宝贝，真过瘾，啊！真来劲！痛快死了……」

可惜看他的样子快要射了！

「哎哟！你不能射，千万不能射，紧要关头，忍耐啊……」

「忍啊！你要提起精神来呀！不能射啊！你若射了！鸡巴软了！那我怎麽办呢？绝对要忍，忍……」

「红红，我的龟头顶到你的花心啦！啊！太爽啦！快加重，快加速呀，往下压！用力压！嗯，很好

……」

「王伯伯等我一下啊，我也要出来了，啊……升天啦……来啦！来啦……穴心里酸麻死了……啊…

…」

我但觉小穴眼一紧一压，他的龟头一胀一热，一昂一昂地，「咭！咭！咭！

……」

的不停标射。我穴眼里又热又麻竟而知觉全失，两人一动不动的倒了下去，正压在女司机身上。

良久，王伯伯才一欠身，坐了起来，左手抚摸我白嫩的小屁股儿，右手反掌扣着女司机湿淋淋的穴

眼儿发楞，女司机侧身一撩，捏着王伯伯戮得发红的鸡巴，上下捋动，王伯伯了眼，在右各一瞥我与女

司机，发出了了胜利的微笑。

我们两人也相视一笑，千万春情，似在不言之中，我伸出右手向王伯伯手心一摸，觉得其热如火，

谅其春情快炽。

我年小心大，待其女司机不备之际，一下反手一挑一捏，王伯伯的鸡巴已在掌握之中，抬身跨腿，

用劲将软鸡巴往小穴眼里一塞，但塞了半天，仅入其半，小屁股一抬，「啧」的一声，鸡巴又自行滑出，

全功尽弃，我手捏鸡巴，不觉一楞，引得王伯伯与女司机捧腹大笑不已。

经此一塞，糟糕！小穴眼奇痒难忍，心想眼前鸡巴又不争气，软绵绵的不堪一用，真是愁在心头，

急在穴心。

我搔了搔脑门，啊！有了，我将左手叁只指头捏住鸡巴，使其不动，然後再以右手捏住龟头，试往

小穴眼一挤，「啧」的一声，进入一半，再将小屁股轻轻往上一提，往下一压，哈！总算祖上积德，皇

天不负有性人。

虽然将就的进去了，但不能上下抽动，乾脆用小穴压住，以摇摆的方式来进行，使软鸡巴在穴心四

面八方转动，到也煞痒了。

苦尽甘来，良久，觉得肉棍儿已发热，啊！已在局部转硬中，这一乐，可把我乐翻了，不觉形居於

色。

旁观一瞥，发觉女司机已在蠢然欲动，为防备计，我连忙将小手伸向王伯伯在右腰旁一抱，紧身相

贴，以防万一。

这时深觉穴眼里热度增加，王伯伯的肉棍儿，也就如铁如杵，我也变左右摇摆为上下抽动了。

「啊……痒死了，舒服极了，真的！啊…顶住了，哎哟酸麻死了……啊！……」

女司机拉着破碎短裤，弯身站起，头顶车盖，不知道她在搞什麽名堂。再看王伯伯右手往她臀部一

圈，往内一拉……女司机的穴，已对到王伯伯的嘴了，他好像小孩吃奶似的在舐在吮，「啧答！啧答！」

其声如缕，正好离我耳边不远。

所以，不但见其形，且闻其声，不但闻其声，且嗅其味，觉其臭如鲍鱼，又盐又腥，又难听！其臭

无比但王伯伯竟甘之如饴，我想男人们真是逐臭之夫，如此臭家伙，怎麽也值得一嗅一舐吗？令人不解。

忽然，小穴眼里淫水增多，鸡巴在里面抽送也滑润异常，我全身发烧，口乾舌燥，啊！来了！用劲

抽送，哟！了，瞬间动作寂然停止，全身软瘫了。

女司机圆瞪双目，似猎犬待物，一见机会来临，瞬起突击，伸手将我一推，全身跌出，也不管我是

伤是死，竟手捏湿鸡巴，往她穴里就塞，双手抱住王伯伯腰背，像骑士般的乘空飞腾，动作之快，好比

钻井机，不过相反而行罢了，转看他已额角冒汗，青筋凸起，鼻孔吐气如牛，可怜他已油乾灯尽了。

但见女司机的拼命动作，狠辣威猛而王伯伯竟能勉为其难，极力支撑，他的精神深堪嘉许呀！

忽觉女司机全身一颤，王伯伯的肩头一耸，两人相偕痪然，我惺忪睡眼，蒙胧中不觉已进入梦乡。

凤凤的回忆（四）

我一个转身，左手一撩，顺手撩着王伯伯的大肉棍儿，咦！人呢？王伯伯不见得会把肉棍儿送我，

瞬即坐起，啊！我怎麽在床上呢？看壁上挂钟已午後叁时，这是怎麽回事？低头一看，我的上身衣衫依

旧，下身呢？好像没穿裤子，小穴眼里仍胀胀的，好像还是塞着大鸡巴！

这才奇了，探手往被里一摸，嘿！真是个塞得满满的大鸡巴，不禁悚然，转想事态严重，难道王伯

伯已被人加害？但若是真如我所想的，那为何将他鸡巴割下，而塞在我穴眼中？我真是越想越迷，越迷

越怕，完了！王伯伯竟然为了采花而丧身，未免太可惜了。

我一转念，既然尚剩鸡巴一只，则今後我当好好珍藏，以留纪念，想及此，伸手一撩，「咕滋」一

声，小穴眼一空，一根湿淋淋肉棍儿，已经在握，细心观察，情知有异，鸡巴无头无颈，全身红白相映，

两项皆尖，不辨嘴脸，原来乃是一只香肠，自视不觉好笑。心想哪个缺德鬼，竟如此儿戏，未免过份，

且饱塞一夜，穴眼仍觉热痛，外阴唇也红肿，现在拔去，反觉空虚，好像不塞不快了。

好！乾脆再给它塞进去，心想手动，「噗滋」一声，原璧归赵，其味实与鸡巴相同，想今後月黑风

高之夜，孤枕独睡之时，又增加一番风味。

我上身向床边一靠，双脚微分，右手拿着香肠根部，顺手抽送，轻重随意，深浅自如，啊！快乐煞

人。

正在欲仙欲死之际，忽觉门边人影一闪即逝，并略闻抚口笑声，啊！是了，原来是阿姨作怪，晚上

将香肠插入我的小穴眼，以报复白天水枪之辱。

「阿姨来！」

阿姨右手抚口，欲笑还藏的样子，到反使我给她逗笑了。

「阿姨你看！」

我将小穴眼里的香肠抽出，在阿姨眼前一幌，但闻一股腥味，满屋皆臭，阿姨捏了鼻子说道：「臭

死了，你还不给我丢掉！」

「这个正好派上用场呢！」我说着。

「小鬼！人小心不小，这样小的穴眼儿，一天到晚的戮，将来大起来，那还了得，不知每天要多少

人戮才会过瘾呢？这只香肠，昨晚上我已用过，你又插了整晚，快坏了，不能用了，给小猫吃好了。」

嘿！我心想，到今天我才明白过去小猫之所以每天吃香肠，原来如此这般儿，敢情阿姨比我还淫，

我相信香肠不止一只吧！

「阿姨，今天爸妈又到哪里去了？我今天不上学，爸妈知道那还得了！爸妈有没有问我呢？」

「小鬼头，你有福气，昨晚你爸妈接到电报，说什麽你姑妈死了，连夜赶往，你姊弟一起去了，王

伯伯他抱你回来往床上一放，也乘车去了，大约要叁四天才会回来。」

「敢情好，这叁天我也不去学校了，痛快玩上叁天吧！」

「随你便。」

我接着说：「阿姨！我想到一件事了，很好玩；现在不告诉你，我肚子饿了，吃饱了再说吧！」

「厨房里有现成的饭菜，你自己吃吧！阿姨要洗衣服去了。」

「好。」我起来之後，在箱子里取了条叁角裤，往下身一套，并将香肠依旧塞进穴眼里，那是因为

我已成习惯，穴眼里不能不塞东西，否则空荡荡的，为了使我不难过，反正穿了松紧叁角裤，保险掉不

了。

哟！走一步，穴眼里的香肠一跳一动、一痒一麻，煞是有趣，今後又多一种煞痒工作了。

随便吃了点饭，开始计划我刚才的玩意儿了，我用棉布缝了个五寸正方的布袋，内中放了点棉花，

两面中心缀上了两根布条子，再在厨房栋梁上取了两根又肥又大的香肠，用开水烫过，复用竹签戮了个

小洞，再扎在布袋中心的布条上，上下各一只，我反手关上房门，脱去叁角裤……

先将穴眼中原先的那根臭香肠拔出，再放入现在的新鲜香肠，「噗滋」一声，插入小穴眼里，用劲

往下一压，顶到穴心，长短大小合乎理想。「啧」的一声，再拔了出来，我心里想，一切尚属可行，用

布揩拭乾净，往箱里一放，正好套上叁角裤。

「铃……铃……」一阵急促门铃声。开门一看，是阿姨回来了！

窗外夕阳如火，落日馀晖好红，大地一片金黄色的光彩，瑰丽无比。

阿姨身穿套颈圆领无袖上衣，下身穿一条天蓝细纱牛仔裤，胴体玲珑，曲线毕露，裤裆前阴户微凸，

勾人灵魂，配上令人喜欢的鹅蛋脸儿；樱桃小口，代表穴眼之小，秋波闪闪，显示来者不拒。

真是人见人爱，可惜！你我洞洞一色，个个肉饺，望梅不能止渴，好比供桌上的腊制供果，虽见白

里透红，迷人丽色，却无法受用呀！

对了，我刚才所制玩具到可一试，想这叁天之中，王伯伯恐难赶回，何况我们两人，仅仅王伯伯一

人服务，他的体力有限，应付我们两个并不容易，难道真要使其鞠躬尽粹吗？故我才发明那代用品以备

不时之需呀！

「阿姨，今天晚上早点吃饭睡觉，好吗？」

「怎麽啦！精灵鬼，又要搞什麽玩意了。」

「嗯！阿姨！等会儿你要当心点，可不能叫妈哟。」

「啐！小鬼头，阿姨难道还怕你这臭丫头捣蛋吗？我们走着瞧好啦！」边说边向厨房里跑了进去。

哟！语气好硬，简直无法咀嚼，为什麽？里面骨头太多了。

哼！我有办法，不过原来所做的那个香肠道具，还需要重新修改一下，一边的香肠我已经试过大小

适中，另一边我得换上一根恃大号的，到了晚上，先用小的给阿姨一摸，然後乘其不备，反间相向，来

个措手不及，毒蛇入洞，快速一插，使阿姨穴眼胀痛难忍，继而哭泣求饶，那可真乐死人了！

「凤凤！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胀痛死了……喔！」

我假想略上阿姨受不了的时候，要她这样叫我，求我，那是多麽有趣啊！哈哈！

说实话，要比王伯伯的还要大上一倍的香肠，不要说我这个小穴眼里无法受用，就是阿姨的大穴眼，

想也是够受了。晚上见吧！

我是越想越乐，越乐越笑，两只手捂着肚子，简直笑的直不起腰了！

「小鬼！你一个人在笑什麽？真是十叁点，又有什麽喜事，值得你这样好笑？」

「啊！没什麽，我刚才想起昨天後园里公鸡赶母鸡，母鸡跑的没办法了，乾脆蹲在地上，那晓得正

中公鸡的圈套，一跳上去，就把它强奸了，想到那只笨母鸡，所以笑开了。哈哈……连肚子都快笑痛了

……」

「住嘴！刁丫头，公鸡搞母鸡有什麽好笑，你别哄我了，我又不是叁岁小孩子，我想你又在搞什麽

鬼名堂了吧！好啦！别笑啦！快吃饭吧！你不是说要早点睡觉吗？」

「哦！」

饭桌之上，阿姨说起当时初做小姑娘的时候，窃听伯父伯母恭行人道的情景，历历如绘，动作之古

怪，真可叫人喷饭。

她说：「我从小是个孤儿，当叁四岁的时候，爸妈相继去逝，由我的二伯母扶养我成人。」

二伯父是个老色鬼，伯母呢？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祖承遗产尚丰，衣食不恶，我在他

们家里，平平地过了十二年，当初大姊，也就是我妈已嫁你父，而我小时亦常到大姊处玩。

当我十五岁的时候，已婷婷玉立，楚楚可人，二伯父素心荒唐，虽读四书五经，而未改其本性，见

我像将熟的苹果，早已垂涎叁尺，时常毛手毛脚，摸我下面高得像馒头的阴户，伯母老是骂他。

不过说实话，我那时小穴眼里，时常发痒，我实在一百个情愿给我二伯伯摸，但伯母家教甚严，且

幼读诗书，长承慈教，对男女授受，分割甚清，每天晚上，如伯父心血来潮，要想实行夫妻大体之时，

也要沐浴燃香，对祖宗礼拜完毕，然後才登床求合，而且息灯落帐，亳无声音，我虽睡於侧，尚不能闻

其声，可是小心翼翼，好像恐被人窃听，真是绝了。

奇怪！我想，难道二伯伯的鸡巴，在二伯母的穴眼里进出，怎会没声音呢？

莫非我的耳朵有毛病？

嘿！有一次算是听到了，但亦不过是昙花一现，只闻「噗滋」一声，接着就是二伯伯的一声「哎哟！」

你猜，怎麽啦！

原来二伯伯乐而忘形，本来悉尊伯母耳提面命，约法叁章，鸡巴之抽送都有一定的定规，如缓进慢

出啦、半送半推啦，细目繁多，而伯母方面，亦有明文规定，如紧缩实轧啦、以逸待劳啦等等。

以科学原理来分析，其目的无非是使穴眼中空间减少，水份由龟头沿缝局部带出，而穴眼中经常保

持一定程度的水份，使其不多不少，因为多则响，少则痛。

可是这次为何发出声音呢？而二伯父怎会叫哎哟呢！且听我来慢慢的交待吧！

原来二伯父今天多喝了点酒，欲火高涨，一时性起，用劲一拉一送，竟有以上「噗滋」声发出；而

「哎哟」之声由何而来？缘因二伯父的乐而忘形，一拉一送，声震床第，伯母为惩戒其鲁莽行事，乃用

右手使劲在其大腿上一捏一扭，故二伯父「哎哟」之声，脱口而出，但瞬刻又现沉着，续行其蜗牛似的

交配大礼。

「嗤」的一声，我这口饭像喷雾般的全部散落饭桌之上。

「哈……哈……」笑得连眼泪都流下来了，我想从前看小说，什麽令人喷饭，还不是夸大其词，现

在眼看我自己也一样，可见真有其事呀！

晚饭算是草草结束了。

夜！将给人带来恐怖，徨，淫亵，窃盗等等……不可思议的事故。

今夜阿姨与我，将属於淫秽那方面的了。

「阿姨！今天家里没人，我们来裸睡好不好？」

「丫头！你又在打什麽主意了？」

「你猜，晚上有阿姨瞧的了。」

「小鬼，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你要怎样就怎麽样好了。」

没有外人，我们可以大胆的脱光，瞬间，两个羊脂白玉般的玲珑胴体，全一丝不挂的呈现在眼前了。

我虽然在阿姨洗澡时早已看到过，但这已是四年前的事了，回忆当时阿姨结婚不久，阴户上亳毛如

灰，仅薄如浮尘，不加注意，以为是脏。细观之，才能辨认是毛，其薄其短其细可知，现在已溪岸高耸，

小草丛生，如不加撩分，还真难寻幽径呢！

睨视阿姨，她亦正在欣赏我的胴体，而其内心评价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上床之後，经我提议来个特别节目，阿姨略伸玉体，不胜感叹的说：「唱平剧吧！

但是缺少行头。」

「开留声机吧！又缺少针头！」

「跳舞吧！缺少雄头。」（我心里想：雄头大概是男人吧！）

「唱歌吧！又没有喉头。」

「入穴吧！可惜缺少了两个鸡巴头。」

哈！哈！真给我笑死了，阿姨一口气说了这麽多的头……头……的，到最後连鸡巴头都用上了，真

是笑死我了。

「红红，你可有办法，找到两个大鸡巴吗？」

「有！有！真的有！」

「别骗人了，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何有之有呢？阿姨我说实话，今天真有点，受……受不了啦！」

「你看！」

我一个转身，从小箱里拿出了我做了半天才完成的那个东西，在阿姨面前一晃。

嘿！阿姨她抓住香肠往穴里就塞，我瞧见心一急，开口便道：「阿姨！别弄坏了，快还给我，你看

上下两根，一边一根，我们的穴眼里各塞一根，再上下左右乱转，不就煞痒了吗？」

「那麽，劳驾你先动手吧！」

只见阿姨双脚急速分开，仰天卧着，也可以说等着，面上一阵青一阵红，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煞是

好看。

我左手捏着阿姨左边的奶子，边搓边揉，右手拿了那个道具，先把一边小型的香肠，啧的一声，往

自己小穴眼里一塞，顺势滑过中间布垫捏住下面的大香肠，左手放开捏着阿姨的奶子，滑下床来，使劲

一扑，嘿！光裸裸的压上了阿姨细腻光滑的肉体上，将右手所捏的大香肠，狠命往阿姨穴眼一戮……「

噗滋」一声，全根没入。

「哎哟！凤凤！轻一点，我受不了啦！怎麽这麽大呢？哟！胀死了！啊！痛！

我的穴眼里已胀得满满的，哎哟！快胀破了，凤凤！快拔出来！哎哟……」

阿姨真有种，普天之下那有这样大的鸡巴，假如全世界要比赛鸡巴大的话，这个无疑是世界冠军了。

看阿姨面孔由红转青、由青转白，全身冒汗、手脚发抖，嘴里呢？继续在呻吟着：「受不了啦……

受不了啦……啊……」

她越叫，我越用力，上下左右乱磨乱压乱戮乱……

我想阿姨下面塞的香肠，虽嫌大一些，但亦受用，可见她的穴眼，比我大了一倍以上了，如若选什

麽大穴眼的话，也可能夺得冠军了。

蓦然，阿姨两眼一翻，双手围腰将我抱住，全身颤抖，双脚举的半天高，下身拼命往上顶，我想阿

姨完了，大概快升天了吧！

我把全身力量落入腰中，死命的抽送起来。

「啊！阿姨！我快要了，啊！爽死了！」

我觉得小穴眼里一热一缩，全身瘫痪在阿姨的肚子上了。

夜色沉沉，黝黑阒寂。

汽车上一马双鞍，是两女一男；房间内一马双鞍，是一肠两女。

疏星既散，东方微明，晓风轻拂，幕幌动，夜色已渐渐地消逝了。

我觉小腹鼓胀，小穴眼发热，蒙胧一瞥，啊！怎麽还睡在阿姨的肚子上呢？

看阿姨秀发零乱，娥眉双勾，凤目紧合，樱口还挂着丝微笑，双颊泛红。想夜来暴风雨，浸打花心，

这也是痛苦中寻乐子，这种心理矛盾的现象，何苦来呢？

我欠身抬臀，「啧」的一声，将我小穴眼里的香肠滑出，但闻腥臭扑鼻，令人作呕，穴眼口红肿异

常，一夜胀塞，一旦拔出，反觉有空荡难受的感觉。

回手拉下一撩一捻，捏住中间布垫，往下一拔。

嘿！文风不动，奇怪！难道给阿姨穴心吸住了不成？

瞬间，复将其左右摇动再叁，然後用劲一拔，「波」的一声，应手而出。

「哎呀」声中，阿姨反到给我拔醒了，一骨碌坐起，低头观其下面穴眼，愁眉苦脸，煞是好看。

我转看阿姨穴眼，啊！久久未有收缩，其口大如茶杯，一望见底。我想事态严重，若是收缩神经麻

木，则她的穴眼将成残废，我不免望穴兴叹。

阿姨呢？以右手捂穴，左右捻摸，良久才红肿渐消，而穴眼开张依旧，眼看如何是好？

我想，解铃还须系铃人，转身拿起那根祸水香肠，从新插入阿姨穴眼里，「噗滋」

一声，看她穴眼两边阴唇已应声凹下，真如棒戮泥潭，两面阴唇已无痕迹可寻，我再往外一拔，「

咕滋」一声，两片阴唇跟着外翻；如口一般，凸得又高又红。

这样连续不断，良久拔出一看，阿姨穴眼，业已收缩自如了。

「哈！哈！」我发出了一声试验成功的胜利微笑。

那麽！这是什麽缘故呢？且待我做一个学术性的分析吧！

人身肌肉的伸缩，是有一定的极限，如超过极限，这就松懈不能再收缩了，而全身肌肉部分，其收

缩极限各有不同，但原理则一，当然穴眼肌肉亦同。

但到了极限或超越极限，而为时尚浅，这可用肌肉活动使其肌肉运动，重行伸缩，这样必定可以复

原的原理，我所以有上述使其肌肉活动的举动。

嘿！那知道成功之速，真超乎我的想像了。

阿姨返身坐起，下床一伸懒腰，已在穿套裤了。我还在床上，点头幌脑，在研究刚才的治穴理论。

凤凤的回忆（五）

日影西斜，夜幕将垂，经过一夜荒唐，未进一食，已觉饥肠辘辘，正欲进厨造膳。

蓦地，门铃一响，进来一人，阿姨已起身招呼入座，我凝目一看，来人约年逾知命，却面若涂脂，

唇红齿白，头黑得像墨的头发；若说鹤发童颜吧！他头上无半根白毛；若说其唇红齿白吧！其唇红好像

绝非本色，齿白呢？白中带青，似乎不像人的牙齿应具有的颜色，总而言之，简直不成人样，明白点说

来，完全是假的。

阿姨她忙着倒水沏茶，招待尽微，坐定经阿姨介绍，原来是什麽工厂的方经理呢！

哟！原来如此，财神临门了。

但是话得说回来啦！对於钱财，我到没有什麽妄求，何况我家庭虽非富有，亦填温饱，故对於钱财

没有兴趣。

阿姨年岁比我较长，涉世亦深，世故人情，当然要比我强上百倍，面对这老怪物，如此奉承巴结，

实令人恶心，碍在阿姨的佛面，我只翘着小嘴，木坐一旁，视若无睹。

老怪物方经理反手一观腕中手表，说道：「我们到外面吃饭好吗？」

「啊！家里没有人，方经理就在我们家里吃点便饭好吗？」

「好！」方经理说：「不过我得马上出去一趟，大约叁十分钟就回来。」

「一定等你。」

我对这老怪物印象不好，所以没有开口。

老怪物临去前回头一瞧，说道：「凤凤长这麽大了，小时我时常抱她，十年了，那时你阿姨也不过

像凤凤这麽大，我不是每天带你去看电影吗！」

「嗯！」阿姨答了一声。

我观察所得，可能阿姨同方经理之间，情形不简单，尤其他讲到看电影时，使我想到过去我跟王伯

伯在电影院里戮穴眼的情形，不觉然我的面孔一红。

「啊！凤凤！面皮还嫩，你瞧！她的脸都红起来了。」

死鬼，老怪物！我心忖：我是想插穴的事，所以才脸红，难道看到你这个老怪物，脸还会红吗？

方经理去後，阿姨也做饭去了。

我今天不知怎地，心中好像很烦躁，在房中随手拿起一本书，乱翻一通，也不知道在看些什麽。

忽然听到阿姨在叫我：「凤凤，吃饭了！」

我转忖：那有这麽快，何况胃口已无，但，吃一点或许会好些，就站了起来，往客厅走去。一眼就

看到老怪物，竟与阿姨坐在同一边，我只好坐另一边了。

忽听门铃一响，进来了老少叁人，一身油腻，每人均手提送菜盒一个。我想这是怎麽回事呀！即一

个箭步上前，说道：「不！不！弄错了，我们没叫菜啊！」

「咳！」阿姨说：「凤凤！你怎麽的，这是方经理叫的菜，请你吃的。」

我心想：我才不要吃呢！但口里没说出来。

这时桌上已摆了鱼肉满桌，阿姨给方经理倒了一大杯高梁酒；我是与酒无缘，装了一碗饭，就自己

慢慢地吃着。

酒过叁巡，方经理已略呈醉意，一只右手握着阿姨的左手乱幌，左手拿了酒盅，还在往口里送。阿

姨呢？面泛桃红，峨眉微锁，秋波频送，两人一搭一唱，傍若无人，看样子把我小穴也忘了。

不久饭已吃完，我想这个什麽方经理，也得请回了吧？

哼！看他的举动，根本没有想走的样子，得啦！今天晚上这个老色鬼，可呕心了！

好像狗入粪缸似的，可给他吃饱了，哈……

阿姨走来走去，好像在等谁似的，老是仰头看钟，又看看窗外。房里一切均是静止状态，唯一在动

的，只有阿姨的屁股而已。

阿姨屁股边走边扭，他这丰满的厚臀，到也引人入胜，方经理一双老色眼，然笼纱，看阿姨扭臀甩

股，大概他也深觉如雾里看花，大煞风景，口中不时唉！

唉！出声。

阿姨走了半天，忽然止步扬声，说道：「我们睡吧！」

我看方经理如获头名捷报，直乐的手舞足蹈，丑态毕露；真是好难看的哈巴狗相。

我想老色鬼，反正今晚迟早终必给你受用，何必这样猴急呢？

现在阿姨发号施令了：「凤凤，你先脱！」

我想我跟这位方经理是素昧平生，在这个陌生人面前，脱光了衣服，未免有点不好意思吧！

「红红！你怕羞吗？怎麽不脱呢？」

我怕羞？才怪呢！我不待阿姨将话说完，早已脱的一丝不挂了。方经理也同时站起，叁脚两步，走

近我羊脂白肉，细腻油滑般地身边。侧头由上而下，观赏再叁，尤其对我中间阴唇，好像特别注意。

阿姨说道：「她还是处女，小穴眼很小，您老等会儿要慢慢的戮，否则戮破了，使我无法交待」

得啦！阿姨煞有其事的说得津津有味。

看方经理一双饿猫般的眼睛，馋狗般的嘴，连舌头也伸了出来，弯身「啧」

的一声，在我小穴口一舐，脱口道：「很鲜、很鲜，的确是处女。」

呸！死不要脸，这东西边可以品味吗？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对！」阿姨说道：「小姑娘，今年已十叁岁了，可是到也懂事，穴小心大，方经理，您老够受用

了的。」

放屁！我想我虽然是十叁岁，老实说我的穴眼不见得比你小吧！等会儿西洋镜拆穿，有你瞧的了。

方经理看罢，怅然嚎叹一声；片刻也脱了个精光。我睨目一瞥，好大的家伙，像煤炭似的黑黑一，

四周卵毛森森，龟头微反，真好像是放大了的小弟弟的鸡巴，显得尖锐臃肿，我想这种放大货色，是否

受用。晚上战局，实有重新估计的必要了。

方经理好像理智在慢慢失却中；瞬地，一记饿虎扑羊，双手将我揽腰一抱，肉身紧贴，下面毛戮在

我小穴口上面，麻痒难熬。顺手一甩，把我整个身体甩落床上，左手将我小腿往上一撩，小穴眼斜落其

中，右手拿起了黑鸡巴，看准我的小穴眼口，可没塞进去，竟上下磨动。

啊！要命的痒死了。

他回头叫阿姨将我双手按住；我想：这算什麽？又不是杀猪。

方经理说道：「她一痛就颠，鸡巴头拿不准会歪掉，所以你双手要用力按紧，使她不能动摇，才不

妨碍插穴工作。」

又说：「注意吧！现在要开始了，等我数一、二、叁，最後一个叁字出口，动作即行开始，她一定

尖叫一声，或竟而昏厥，但不要紧，绝对不会有性命危险。」

我心想：开苞假如都像你一样，那麽，新房之中，还要请大力士提腰捉腿，岂不连历史也要重写了

吗？简直是神经病嘛！

但闻叁字甫落，小穴眼口「啧」的一声，一痒，一热，大约插入了叁分之一，方经理紧张的似在发

抖。

阿姨在我耳边细声地说道：「快叫，快叫哎呀，越大声越好。」

我想，又不痛怎麽好叫呢？但我不愿拂阿姨的心意，故扭身凸肚甩腿，口中大叫：「哎呀！啊！痛

死了呀！」

看方经理面现笑容，右手往自己大腿上一击，但闻「拍」的一声，震耳欲聋。

仰头大笑曰：

「好家伙！我今天又得到了个童真，又可延寿十年了，这都是你（指阿姨）

所施也，我当结草含环图报耳！哈！」

这时阿姨在我耳边偷偷的对我说：

「他（指方经理）现在休息，等会开始时，你还要叫，大声的叫痛，你要知道，叫得越大声，他送

的钻石越大，成败在此一举，幸勿自误呀！」

啊！我想原来如此，那麽我也得要好好表现一下才对。

第二回合即将开始……

但见方经理，运转丹田，提气上升，腰骨一直，全身重量集中於鸡巴头上，屁股用劲一压，龟头一

送，「噗滋」一声巨响！

「哎哟！痛死了，啊！轻一点呀！哟！不要再戮进去了……啊！胀的痛死了，啊！

痛！啊！痒！不！不痒！我不来了……」

我叫的很像，但这一叫，反给方经理叫傻了，愣在穴口，鸡巴也不动了，可使我难熬极了。因此我

只有胡乱挣扎，使他的鸡巴在我穴眼里乱转，倒也过瘾。

睁目凝视他，他却早已闭上眼睛，好像回味无穷的样子。我想我的「小穴开苞大礼」，也值得他如

此回味，真是天下奇谭了。

他舌头在嘴角一舐，睁目对阿姨说道：「现在可又要开始了。」

阿姨呢？煞有其事般的，双手用劲将我一按。

那个老色鬼呢？不！方经理吧！小肚一收，双肩微耸，深深的吸入一口气，胸部凸起，两额微红，

好像力量已经集中，蓦然！小穴眼一胀一热，他的尖鸡巴头直顶穴心，似已增加一倍，塞的胀胀的煞是

好受，但还得装模作样像处女开苞的痛苦情景呀！故开口叫道：

「啊！痛死了！……啊！受！受！受不了啦！快点动！……不！不是动呀！

拔出来吧！我不要！啊！痛！哎哟……」

亵语淫声，使他理智全失，兽性大发，疯狂地戮进拔出，拔出戮进。戮的我舒服透顶，但穴里在爽，

嘴里还是叫痛。

阿姨呢！可怜她春心荡然，跪在床上，按住我的双手也松软无力，大腿夹的紧紧的，屁股乱晃，大

概用压迫阴唇的方法，来聊慰春心，淫水顺腿而下，那左面的裤角已浸湿一块，我亦为之黯然。

我两眼直瞪，假装出一脸痛苦相，如痴如呆，全身乱挣的那种痛苦相，实觉好笑。

忽见阿姨右手从口袋摸出一物，但我不敢询问，仍在装腔作势中。

蓦然！浑身一热一酸，方经理的鸡巴，直顶穴心不动，瞬间如黄河决口，穴眼里滚热难忍，他已软

瘫在我的小肚子上了。阿姨伸手将他一揽，扶起至沙发上坐下，方经理深靠椅背，已在闭目养神中。

阿姨立刻回到床边，将手中那个不知是什麽的东西，往我穴眼口乱涂乱抹，好像印象派画家作画似

的，一阵乱涂。

我给她涂的又痛又痒，撑手坐直一看。我小穴眼早经敲穿，又无月经，何来红潮？

难道真给他戮破了吗？但又不痛，这也奇了，凝思良久，不得其解。

阿姨看我凝神乱想也不发言。

我抓起裤子，正想擦拭，那知被阿姨一手抢去。

怎麽！难道不能擦呀？我在物理上，化学上，医学上等等理论之关系，全盘一想，难找到答案，倒

也呆住了。

方经理入定完毕，睁眼一看，见我呆坐床头，傻在当地。忽觉一惊，大概他以为我惊极而呆了。即

起身行近床边，将我上身慢慢放下躺平，两手抓腿一看，血淋淋的穴眼，又爱又惊，转眼间伏倒就舐，

啧然有声。

阿姨所抹的那个红色东西，瞬刻被舐吮一空；阿姨在傍掩口轻笑。

我呢？笑在肚中，乐在心头，外表还是假装痛苦不堪之相，人见人怜！

直逗得他心花怒放，跪在沙发上，伸手在上衣口袋一摸，摸出了本支票簿，抖擞开来，一书十万元，

「嘶」的一声，撕下送入我手，我将支票压入枕底，呼呼入睡，做我的黄金美梦去了。

以後阿姨跟他怎样弄，我就全然不知了。

\*\*\*\*\*\*\*\*\*\*\*\*\*\*\*\*\*\*\*\*\*\*\*\*\*\*\*\*\*\*\*\*\*\*\*\*\*\*\*\*\*\*\*\*\*\*\*\*\*\*\*\*\*\*\*\*\*\*\*\*\*\*\*\*\*\*\*\*\*\*\*\*\*\*\*\*

自从被方经理那老鬼「开苞」之後，大概过了叁天，我的娇嫩小阴户内起了一个毒疮，终日疼痛，

令人坐立不安。

那时，刚好我的爸妈由外埠归来，又不敢对他们讲起，只得每日由阿姨好心陪同，私下到医院治疗，

所费药资，也全由方经理那张支票付出。

医生大多是黑心鬼，碰到人家生有暗疾，便漫天价的死要钱，一次检查後略涂些红药水，黄药膏什

麽的；少则六、七佰，多则一、两仟，其面之厚，其心之黑，简直比李ＸＸ还要胜过百倍。如此一来，

不但可乐得抓几个臭钱用，更可天天有个不花分文的小穴好摸，岂不一举两得吗？

同时，在我医穴的两个月当中，那鬼医生动又与阿姨搭上了线，一双狗男女，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尽焚缠绵於手术台上，真令我看了心急如也，恨不得这不争气的小穴立刻好，也好与他交战一番才好。

时光如流水般过去，又过了大半个月，我的「病」已近尾声。

这日，与阿姨并肩来到医院，医生正好送一个病人出来，他见了我们，立即说道：「喂！小妹妹，

你的病已可以宣布痊愈了，你拿什麽来报答我呢？」

说罢便着一双色眼嘻嘻笑了起来。

「这还用得着你开口吗？我这边早已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你了！」

他一把将我抱了起来，说道：「让我先谢谢你吧！」

说着就跟我亲热的吻了一下，直把一边站着的阿姨看呆了，那酸溜溜的眼神，叫人看了又好笑，又

可怜。

医生接着向她陪了个笑脸，放下了我，便一起相拥进屋里去了。

说良心话，我的病打昨天起就不用看了，今天来的目的，是想找医生医治一下那种只有女人才知道

的病。

两个月来，内心空寂难熬，自己又不敢自己解决，王伯伯那死鬼，又不知流落到何方？那方经理又

因经商失败，一气之下投海自杀了。如今，能为我排解寂寞的人，就只剩下这个蒙古大夫了。

这时，已是薄暮时分，手术室中明灯高悬，阿姨今晚斗志全无；大概是红潮降临的缘故吧！医生早

已色魂飘荡起来了，这两个月的手术，早已对我的小穴垂涎叁尺了。

「来！小妹妹，上手术台吧！」

「我想，今晚不必劳你大驾了！」我虽这麽说，但还是自动的爬了上去。

他急忙用酒精消毒了一下双手，复在器材架上取下那只小号撑具（鸭嘴器），装模作样的，在我这

湿润的小阴户上胡乱的捏摸一番。最後，不由分说，他的面孔越凑越近，他的呼吸热烘烘的吁在我的阴

户上，接着，我便感到有一桩极柔软而灵活的物体，左右上下在我阴唇间活动起来。

这就是他对女人别具一格的奇妙手法，他先用那叁寸不烂之舌，尽情在阴户内舐弄，等撩逗你的欲

火时，他才用真本事对付你。自然，当医生不但须对症下药，就连病人的心理也要了解清楚，不然的话，

就只有到屠宰场去拿刀子找猪算帐了。

一边让他横七竖八的吮舐着多水质的小穴眼，我一过斜目注视着墙上那几块横匾。

「医德永怀」的右面是「着手成春」，再右面是「华陀再世」，落款处是什麽科长、处长、局长之

流，前面一律是「××大国手」或「大医师」什麽的，再看他这付舐穴相，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吗？

医生总不愧为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他不能只管自已台尖上的享受，而冷落了一边坐着的小阿姨。

「好了……全没关系了！」

当他一边说着正想再去跟阿姨热烙一番的时候，我怎能凭白放他起来，同时，我与阿姨也早已私自

通融过而心照不宣了。於是，我立刻将他半扭过去的头搬转过来，让他天生的舐穴妙嘴，重新吻到我小

阴户上。

「嗳！再仔细检查一下吧！」说完，我便再把小而滑腻的阴户挺到他嘴上去。

「小妹妹，你真会开玩笑呀！」

他抽空说了这句话，我又挺起小腹给他把嘴封了起来。

他的舌头真是妙不可言，一舐，再加上一吸一吮，舌尖挑的我阴核痒痒的，内心更如烈火焚烧，任

怎的也难支持最後五分钟。

「好医生哥哥，你就行行善吧……」我扭动着凉滑滑的小屁股哀求道：「快上来给我打一针吧！」

这时阿姨早已跑到外面房间去了，她一方面是给医生制造机会，另一方面是给我们把风，好让我们

纵情放肆一次。

当阿姨的身影一消失在手术门口时，医生就如同生龙活虎般的，立刻活跃起来，他仅以数秒的速度，

便把混身上下脱了个精光。

在这时，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便成了多馀的了，只见他两眼布满淫光，额角青筋暴起，嘴边略显阴

笑，混身肌肉如中风般抽搐着，平坦的小腹之下，一根成九十度仰角的硕大粗长阳具，也早已暴跳如雷

了。

首先，他以怀柔政策，在我的娇嫩细小的阴户上深情的来个长吻，接着，又以他那多情的中指轻柔

的伸到我的阴道内，姆指与食指在我鲜嫩如樱桃似的阴蒂上，不停的捏弄了一阵子，直把我捏得好同中

电一般。

「哟！好哥哥……我的梁兄哥……呀……」

我竟於此强敌临头的当儿，乐的唱起黄梅调来了。

所谓「好马配英雄，好歌找知音」，我这边一出「梁兄哥」未完，他知我定是欲火焚心，淫荡难挨

了。因此，他以知音人自居，迅速两手一撑，爬上手术台，然後，跪着双膝，两手将我小腿一握，便高

架在他的肩头上。

经他如此一架，我的小巧纤窄的阴户，一变而成为一朵粉红色且含苞待放的玫瑰花了。这朵鲜嫩、

湿润的小花，花心微凸并呈献一片艳丽欲滴的色彩，看在他眼里，乐在他心中。

「呵！你还不快些动「手术」吗？」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被焚被灼的开始神志晃惚起来，连流行的黄梅调也记不起词儿来了。

「嗳！医生哥哥，看我多麽可怜呀！你就快行个方便吧！」

「呵！这就来了！」

他仍像以往那种给人诊病时漫不经心的应了一声，随之，便一跃上前，不过一会功夫，我那娇嫩的

阴户内，便感到一阵火辣辣的澎胀酸麻了。

「哎哟！上帝……你多伟大……啊！你的麻药针注射在我花心上了……呵……痒死了，亲亲……梁

兄哥……」

「我的小宝贝！」他把我的颈项抱了起来，吻了一下说道：「这两个月来可把我急坏了，今天……

才尝到你这鲜嫩的穴心呀。」

当他抱起我的颈项之後，我们的姿势也随之改变了。现在，我的两条小腿围盘在他的腰胯间，他则

平直两腿端坐在手术台的皮垫上，背靠在半升起的那一端，我们的嘴，互相粘在一起。

这种姿势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枯树盘根」那种花式了吧！虽然在我这方面来说，有点感到吃力，

但却是异常的舒服。

医生真是调情圣手，他的花招变化无穷，一根硬梆梆，粗壮火热的肉根儿，插在我细浅滑润的小阴

户里，左右翻腾，上下掀动着，圆凸凸的大龟头，磨擦着我的阴道壁，顶撞着我的花心；一次次狂烈的

抽动，一阵阵浪潮的翻腾，直令我那小穴眼感到如害疟疾般忽冷忽热，不停的抽搐痉挛起来了。

他每抽动一次，我即刻将我的小穴收缩一次，这样连续收缩，可於无形中发挥出如小孩吸奶般的效

果，使他的龟头马眼感到无限快活，因此，他便更卖力的运用他的抽插奇功，而我自己也快活的欲仙欲

死了。

这时，我的舌尖被他咬在嘴中不停的吸吮，我便不停的勾挑，一阵急似一阵的酸痒，一阵热似一阵

的酥麻，那无法抗拒的快感，在瞬间已由舌尖传遍全身了。

这真是奇妙极了，在叁年中我所与男性交媾当中，这一次才真正品到人间最高的快感。

他仍然紧抱着我，像划小船似的东荡西摇着，两只手也不时在我光滑的小脊梁上，小屁股蛋儿上，

来回抚摸游动着。我将我的腿使劲的勾上了他的颈项，而我的双手仍紧紧搂抱着他的後颈，这在我是十

分吃力的，因为我的身体远较他来的小，他仍弯着身子尽量将就我，他的好心也的确叫人敬爱，但也表

现出他的性交技巧更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我的天！这大概已将近一个小时了吧？我们两人全都没有疲惫的感觉，时光就这样一分一秒的持续

下去，阿姨也没回到手术室来，不知是否又另外跟别人勾搭上了。

突然间，我感到阴户中阵阵猛烈的跳动，一股滚热的液体像喷泉般直射花心。

这种美妙绝伦的快感，顿使我某一种神经末稍受到刺激，而起了异样的反应，一阵奇妙的呕晕直冲

心脏而来。

「哦……小情人！我我…不行了！」

医生说完了这断续的呓语後，便活像一只半死的乌贼鱼似的全身逐渐松软了下来。

当医生他的手臂放松开我的腰肢时，我也达到了那种如入云雾般地迷乱境地。

我不能再强制支持自己了；不久，一缕缕温热的淫水涔涔而出，由缓而急，像救火车的水龙头般，

放肆地，又极顺理成章地流满了手术台。

时间在迅然流逝，足有一刻钟之久，两人始由香甜的半晕厥的梦中归来。

这当儿，有着菩萨心肠的小阿姨，也踱着梦游似的步子，由门外走了进来。

匆忙中，我们全无羞耻地，一丝不挂地，双双跪在手术台的皮垫上收拾这次肉搏战後留下的残局。

医生一边用消毒药棉擦拭皮垫上的淫水，一边抬手看看手表，说道：

「啊！快十点了。」随即改口说：「哟！还早的很呢！」

阿姨帮我料理了一下善後，我自己穿好衣服，便跟医生告别回家。

一路上，微凉的夜风轻柔的吹拂着，我满腹装着无比的快乐幸福地感觉返回家来。

以後，我经常私自跑去找那个高贵潇、风流倜傥的医生幽会，这关系一直保持了若干年。

此期间我也曾与不少的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但，在我的感觉里，唯一可值得令人怀念的，也只有医

生一人。

生命与青春尽在无情的岁月中消失。荏苒光阴，易催人老，经过了战乱，流离，转眼间我已由少女

而进入中年了。而对性欲方面，却像小孩子吃饭，永远不饱。

我慢慢的也堕落着，因为只有卖淫，才能满足我的性欲，至於是否赚钱，那又另当别论了。

战时的我辗转流浪至此地，重操旧业，乃进入ＸＸ大舞厅过着货腰（舞女）

生涯。

唉！我深觉万般恐惧的老之将至！虽然桃花依旧，可是春风已杳，每当明日高悬、树影婆娑的晚上，

我便觉得脑中一阵空虚的浪涛在奔腾，良辰美景，我又觉得有点狰狞可怕了。

青春在女人身上正如同男人口袋中的金钱一样，一但到了失却青春时的那份痛苦，恐非亲身经历的

人，是无法描述的了。

在我年轻时，由於性的畸形发展，而专对老头儿发生兴趣，倒也疯狂了不少老色鬼哩！现时已近暮

春，才体验到容貌与年龄好像是孪生姊妹似的，虽然年青的小姑娘也有丑八怪，但决不会有老年的西施。

如今的我，虽还没有出现鸡皮鹤发，但眼角尾已在逐日加深中，虽然仍可用化来掩饰，但到了再无法掩

饰时，将何以堪，而其距离已不远了呀！

每当舞厅下班，倦曲在下等公寓的小房间里，空荡无聊，欲火高升，各种代用品，均难奏效，想想

真令人寒心。

蓦地，但闻隔房床帐微动声，啊！像我这种过来人，闻声会意，便知是怎麽一回事了。

咦！心忖隔壁房间是王寡妇所居，年纪大约也有四十以上了，我判定决不会有男女私通，因为她这

种年龄，不要说男人不喜欢，恐怕连女人都对她没兴趣了。

那麽此声何来，令人费解。

嘿！木墙上似乎有一洞，只可惜洞太小，难窥全豹呀！

我将全身往床上一伏，头颈微昂，闭着左眼，右眼对准板缝空洞一瞧。哇！

隔壁房间景色一半已入眼，面对的是张木床，床边一张床头桌，上披尼龙彩花桌布，桌上放着一尊

男性裸像，连那根肉棍儿也清晰可见；但见那王寡妇，全身衣杉尽去，赤裸裸的半靠在床沿，腰後靠着

大概是棉被等物，两腿分开高举，半个白屁股隐约可见。

两腿中间那个黑货黝黑如炭，大小阴唇也无法辨认，其历尽沧桑，可见一般。

其阴毛稀落如秋天水草，真像她的年龄般的岁尽秋残，右手拿着似瓜非瓜，似果非果，色泽淡黄的

一支棍儿，在她分开的破碎穴缝里，有节拍的抽送，发出声音似乎不大，仅轻闻「咕滋、咕滋」之声音，

她的双目直射在那尊男性裸像的鸡巴上，不时搔首发痴，形同痴呆。

我简直有点不忍再看下去了。

造物弄人，男儿爱娇，当徐娘半老境地，正是性欲高涨的时候，但红颜已逝，胴体乾瘪，使一腔欲

火无从发，诚然可叹，语云：「二十好过，四十难熬」，这个寡妇正当难熬之年，而一般男人均离她而

去，夜夜空宵，真是愁煞人呀，她能在饥渴中，另寻代用品，虽为人所不齿，但其情亦复可怜！

我因为破瓜太早，发育不全，连女人最诱人的奶子都没有，每日以义乳来装饰，面孔虽不令人恶心，

但亦无特殊惑人美色，固在年老之际，当务之急，就是用什麽来李代桃僵，也就是说用什麽家伙来代替

阳具，藉以解除内心欲火。

各位也不想我做你的太太。一则我除了性欲上能使你满足外，在一个发育不全的女人，根本不会养

儿子，一个长期卖春的女人，毫无家务经验，在我堕落的灵魂，残馀的青春，万难再作人妇。

在各位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我已七老八十了，但请各位也不必为我担心。

最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的代用品已经找到了，今後每当月黑风高的夜晚，或许你们正在看凤君

的回忆的时候，我此时正好手捏代用品，在欲仙欲死哩！哈……哈……

哈……再见了。【完】